

<<德语课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德语课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807410232

10位ISBN编号：780741023X

出版时间：2006-7

出版时间：文汇出版社

作者：(德)西格弗里德·伦茨

页数：410

字数：340000

译者：顾士渊,吴裕康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<<德语课>>

内容概要

少年教养犯西吉·耶普森被关进单人囚室，罚写作文《尽职的快乐》。

他回忆自己那个在北德乡村当警察的父亲如何恪守职责，一丝不苟地执行纳粹当局的命令，监视当地的一位画家，不让他作画，还没收作的作品。

而富有正义感的画家原是警察一家老朋友，还曾经救过警察的命。

小西吉出于同情，帮画家藏过来。

战后，冥顽不化的乡村警察还继续搜寻并烧毁画家的藏画，西吉为此得了恐惧症。

他生怕画作被毁，继续偷藏画家的画，被发现后当作少年犯送进劳动教养所…… 作品取材于德国著名画家埃米尔·汉森在纳粹统治时期被禁止作画这一真实事件。

小说以传统的叙述手法，剖析和批判了长期被作为“德意志品质”来宣扬的“忠于职守”的思想，激发人们对被纳粹践踏的公民义务进行反思，这不仅在当代德国文学史上有里程碑的意义，同时由于其所含的哲理具全球性，值得世人三思。

作者简介

西格弗里德·伦茨：1926年3月17日在东普鲁士的Lyck城出生的作家，不仅仅创作出关于他的故乡马祖里的美丽故事，而且成为德国战后最伟大的作家之一。

年轻时，西格弗里德·伦茨从东普鲁士被驱逐出来；之后，他去了汉堡，在那里他学习研究了哲学、英国语言文学和文学。

最初，他以

<<德语课>>

书籍目录

序言一 罚写作文二 禁止作画三 海鸥四 生日五 藏身之地六 第二视觉七 中断八 肖像九 回家十 期盼
十一 看不见的画十二 聚光镜下十三 生物课十四 观看十五 继续十六 恐惧十七 疾病十八 参观十九
海岛二十 分别译后记

<<德语课>>

章节摘录

有人在使用门上的窥孔。
我马上就感觉到了，而且后背上来回窜动着针刺般的疼痛。
我知道，在我不停写东西的时候，就会有人刺探，我要说的是有冷冰冰的刺探的眼光透过窥孔在偷看我。
我第一次察觉被人偷看是我写到画家和我父亲对饮的时候。
从那一刻起，射到后脖子上那一道道长长的烦人的目光就没有再断过，像细沙子痒痒地撒在皮肤上。
此外，我还听到囚室门外有轻微的脚步声、警告声以及压低的只发出一半音量的欢呼声。
我猜想在宽敞的走廊里至少站着二百二十位心理学家，他们急切地想从我身上和我罚写的作文中得到启迪。

通过窥孔被他们看到的我的那副模样想必使他们十分激动，其中几位忍不住了，当场叫出了“布尔策尔征兆”或“客观性并发限”的字眼。
要是我不采用强硬手段结束这场秀的话，天知道呐，没准这条一字长蛇阵现在还在窥孔前挪动呢。
我受不了脖颈的骚扰和后背的针刺，就把电灯光聚到小镜子上，出其不意地反射到窥孔里。
这一束光把窥孔清理得一干二净。
只听到外面有支离破碎的喊声、半半拉拉的警告声和踢踢踏踏的脚步声。
这队人马乱糟糟闹哄哄地离去了。
我的后背轻松了，疼痛感也消失了。
我满意地抚摩一下作文本，在桌子边活动了几下身子。
这时有一把钥匙插进锁眼，门打开了，约斯威希还是那么郁闷，一声不响地进了门，伸手就向我要作文，要德语课的定礼。

这是希姆佩尔或考尔布荣，多半是希姆佩尔所长叫他来要的。
我装出又惊又怕的样子，心想这下免不了会遇到他那责备的眼光。
可是我们喜欢的看守员只是叫我注意易北河上的拂晓景象。
他说：快把东西拿来，你就可以出去了。
说着他抓起我的作文本，窝起来，用大拇指一页一页地翻看着，确信我并不是什么都没干。

他接着说道：嗯，西吉，该做的事哪怕是一篇作文，总能做成。
我觉得他的声音里含着慈父般的满意心情。
他赞许地把手搭在我肩上，微笑地点了点头。
他明确地说，我写了整整一夜，所长准会表扬我。
他感动地看着我，自告奋勇地提出把作文本送到办公楼去。
他刚打算朝门口走，我叫住了他，问他要回作文本。
这位我们喜欢的看守员一脸茫然，他甚至不相信似地看着我，紧紧地握着卷起来的作文本，并高高举起，说：西吉，交了它，处罚也就完了！

我摇了摇头说：这个处罚才刚刚开头，我目前只是在为写《尽职的快乐》做准备，别的什么都还没写呢。

作文才开了个头。

卡尔·约斯威希翻看了一下我的开篇，数了数页数，他根本不相信，问道：你写了整整一夜还没有写完？

我说：我刚写了快乐的产生。

他有点生气，接着说：真要这么长的时间吗？

我说：这种快乐保持的时间很长。

我接着问他：对处罚该不该认真接受？

他说，该。

如果处罚有效果，那么改造也有效果。

我说：有道理。

<<德语课>>

他说：你知道我对你有什么期望。

我说：我知道。

他说：那你还欠我一篇好作文，所以你得继续待在这间囚室里，一直到写完为止。

你自己吃，自己睡，什么时候回到我们中间来，也由你自己决定。

然后，他提醒我别忘了希姆佩尔所长给我交代的任务，重申罚写这篇作文不限时间等等。

最后他把作文本还给我，再给我去取早点。

临走时他充满爱怜地问我：他们用什么来折磨你的，很糟糕吗？

我说，尽职的快乐。

他声音很轻，几乎听不到：西吉，我感到遗憾，很遗憾。

他不由自主地把手伸进口袋，掏出两支皱巴巴的烟和一包火柴，迅速塞到床垫下面，面无表情地说：室内禁止吸烟。

我说：知道。

他走了。

吃过早饭，我一直站在钉着铁栅栏的窗户后观看易北河上的拂晓，观看这条被寒冰覆盖的河流，观看大马力的拖船和“埃米·古斯佩尔”破冰船如何剪裁冰块，而这些冰块要不了多久又变成了别的模样。

在浮冰的碰击下，浮标被撞歪了。

在库克斯港方向，天空浮现出一块土黄色的透明层，透明层旁边正在形成一片孕育着大雪的云。

在越刮越猛的大风中，炼油厂上空的点点火苗弯下了腰。

越来越凶猛的大风把造船厂铆钉锤的叮当声送到我的耳边。

在小岛图书馆，制作手提包的老手奥勒·普吕茨暂时接替了我的工作；在我们的车间，大家早就动手干活了。

我现在不想回到朋友身边去，连夏利耶·弗里德伦德我也没去想。

夏利耶什么都会模仿，不管是谁的声音或是动作，比如他能把考尔布荣的声音和希姆佩尔的动作模仿得惟妙惟肖。

现在我就想留在这儿，一个人独自留在这间囚室里。

他们把我送到这儿，我觉得这间囚室就像一块晃动的跳台跳板，我必须跳下去，潜下去，反复地跳，反复地潜下去，直到我把一切往事，换句话说，把记忆的多米诺骨牌全部捞上来，放到桌子上，一块一块搭起来。

又有一条油轮往易北河下游驶去，这已经是早饭之后的第六条油轮了。

这条船叫“基舒·马鲁”，也许叫“库施·马鲁”，管它叫什么呢，反正它会像“克莱·贝·拿帕希斯”号和“贝蒂·奥特克”号一样，抵达自己的目的地。

这些油轮高矗在水面上，螺旋桨在空中拍击，搅起了一河冰水汤。

油轮驶过格吕克施达德，驶过库克斯港，我想等它们驶到那些海岛地平纬度时——我们岛的纬度也与此相差无几——就必须沿着一条固定路线向西行驶了。

不过我可不想搭乘这些船只到德里兰或加拉加斯上岸，我可不能让潮流和情绪来改变自己的航向，因为我必须走我自己的航线，而这也是一条固定路线，它通向茹格布尔，通向那个一切堆放整齐一切准备就绪的记忆码头。

我的货物在茹格布尔。

茹格布尔，至少葛吕塞鲁普，是指定的码头。

因此不能放任自流。

现在，在缆绳抛下去的地方，往事如潮，不断地涌来，十分逼真地再现在我面前：我铺开一片平原，在上面剪出几道水沟和昏暗的水渠，水渠上安上荷兰水闸，在人工堆成的土丘上放上五个风磨，这些风磨我站在我家工具棚就能看到，其中包括我最钟爱的那个断了叶片的风磨。

我还在风磨和刷成白色和锈红色的房屋四周围起一条大坝，大坝像一条弯曲的胳膊在护卫着它们。

在西边，我还竖起一座红顶灯塔，叫北海去冲击防波堤。

而在那儿，正是画家从自家的木屋观察北海惊涛拍岸、卷起白沫把一切洗涤干净的地方。

现在我只要沿着狭窄的砖石小路走下去，茹格布尔便出现在我眼前了。

<<德语课>>

也就是说我会先看到“茹格布尔警所”这块牌子。

当年，我经常站在这块牌子下等候我的父亲，有时等候我的外祖父，不过很少等候我的姐姐希尔克。

一切都老实地听我摆布：大地、刺人的阳光、砖石小路、泥炭塘和那块钉在褪色木桩上的牌子；一切都不声不响地从海底幽幽深处漂浮上来：各种各样的脸、弯着身子的大树、大风停歇后的下午；往事历历在目，我光着脚又站在警所牌子下望着画家，或者望着画家的大衣在大坝上随风歪斜地飘动，吃力地向半岛走去。

这是我们北德的春天，空气带着咸味，风也很冷。

我又藏在一辆破旧的、没有轮子、车杠朝天的棚车上等着我的姐姐希尔克和她的未婚夫，他们过会儿要到半岛去捡海鸥蛋。

我苦苦哀求他们带我一起去半岛，但希尔克就是不愿意，希尔克说出话来就算数：这不是你做的事。

所以我蜷伏在棚车的碎车板上等他们动身，再偷偷跟在后面，尽量不让他们发现。

父亲正坐在他那间从来不让我们进去的又窄又小的办公室里，用他的圆体字写报告。

母亲把自己关在卧室里，在这个倒霉的春天，她常常这样自闭。

也就在这个倒霉的春天，希尔克头一回把自己的未婚夫带回家，他叫阿达尔贝特·斯科符罗纳克，她称他“阿迪”。

这时，我听到他俩走出家门，从板缝中我看见他们经过工具棚准备上路。

走在前面的是希尔克，她喜欢发号施令，摆出一副总是有理的样子，而他呢，总是步履僵硬，落下一步在后面跟着。

他俩向砖石小路走去。

雨衣綵绦作响，然后头也不回地走向大坝。

他俩没有互相勾手，也没有手臂交叉彼此搂住对方的腰，也不捏一下对方示意要交谈。

他们就这样走着，好像知道身后有人盯着自己似的，显得很拘束。

两个人的许多动作都像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，想方设法装出一副不干别的只是去捡海鸥蛋的样子。

他们不自在地直挺着背，脚步沉重，鞋子里像灌满了铅，互相连手指都不碰一下，这全是因为家里卧室的窗帘老是有动静，时而掀起，时而放下，时而又急促地拉开。

我知道得一清二楚，她就站在窗后。

我知道，她正在从那儿朝下张望，一脸不赞成地在独自生气。

她傲慢地抿紧双唇，有些发红的面孔铁板着。

是个吉卜赛人呐，她不知所措地对父亲轻声说。

当时她刚听说阿迪·斯科符罗纳克是个乐师，拉手风琴的，在汉堡太平洋饭店工作，而希尔克就在那儿当女招待。

我母亲古德隆·耶普森是我生命的支柱，自从她说出“吉卜赛人”这个词以后，就把自己关进了卧室。

我继续蜷伏在棚车上，不吱一声，太阳穴紧贴车板，一个膝盖弯曲着，一面张望着窗帘，一面倾听着脚步声。

脚步声向着大坝和大海方向渐渐远去。

我一直等到见不到卧室窗帘后的动静也听不到脚步声时，才撑起身子，跳下棚车，一下窜到路旁水沟边，侧着身子沿着沟坡追踪他们。

……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